

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理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橐而已啓手足矣或問於拭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拭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況今之異端直自以為識心見性其說譸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墮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致天下之動而必斷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

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杖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貽於同志不韙之臯所不得而辭焉門人廣漢張杖

胡子知言卷第一

宋 胡 宏撰

天命

胡子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說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學校起於鄉行。財出於九賦。兵起於鄉遂。然後政行乎百世。而仁覆天下矣。

生刑輕則易犯。是故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縣。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其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釋氏乃為厭生死苦病老。然後有取於心。以自利耳。本既如是。求欲無弊。其可得乎。

爵位儀章。德之飾也。有德則為等威。君子之所欲。無德則器物而已矣。君子賤焉。

陰陽之升降。邪正之内外。一也是故仁者雖切切於世。而亦不求之必行也。寒暑之始終。天地之始終也。

拘於耳目間見者。衆人也。無典章法度者。釋氏也。安得其心。徧該流通。與論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

一裘裳也。於冬之時舉之。以爲輕。逮夏或舉之。則不勝其重。一絺綌也。於夏之時舉之。以爲重。逮冬或舉之。則不勝其輕。夫衣非隨時而有輕重也。情徂於寒暑而亂其心。非輕重之正也。世有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之覺者。亦若是而已矣。孰能不徂於情。以正其心。定天下之公乎。

見善有不明。則守之不固。或懼於威嚴而失之。或沒於情思而失之。或亂於精微而失之。或汨於末流而失之。偉哉孟氏之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子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氏之子。

義者權之行也。仁其審權者乎。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爲其所惑者鮮矣。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聽

其言如該通徵其行則顛沛儒者理於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己外不失成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愛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而物各當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釋氏直曰吾見其性故自處以靜而萬物之動不能裁也自處以定而萬物之分不能止也是亦天地一物之用耳自道參天地明並日月功用配鬼神者觀之則釋氏小之為丈夫矣其言夸大豈不猶坎井之蛙歟

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萬物備而為人物有未體非仁也萬物合而為君有一民不歸吾仁非王也

天命為性人性為心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智而循天之理所以求盡其心也

修身

胡子曰修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猶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閒之

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為己私也。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於天下。四大和合無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之所能為哉。夫欲以人為者吾知其為邪矣。

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仁者道之生也。義者仁之質也。

未能無欲欲不行焉之謂大勇。未能無惑惑不苟解之謂大智。物不苟應務盡其心之謂大仁。人而不仁則道義息。

强暴感仁義而服者有矣。未聞以强暴服强暴而能有終者也。孝莫大於甯親。甯親莫大於存神。神存天地之間順其命勿絕滅之而已矣。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國之常也。興廢者天下之常也。絕滅者非常之變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己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下之分然。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强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祀長久。皆千餘歲。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及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錫之地者。有今年貴爲天子而明年欲爲匹夫不可得者。天王尚焉况其下者乎。是以等威不立禮義難行。俗化衰薄。雖當世興廢之常而受絕滅之禍也。其爲不孝孰大焉。悲夫。秦

漢魏晉隋唐之君真可謂居絕滅之中而不自知者也。是故大易垂訓必建萬國而親諸侯。春秋立法興滅國而繼絕世。

義有定體仁無定用

道無不可行之時。時無不可處之事。時無窮。事萬變。惟仁者為能處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權數智術用而或中則成。不中則敗。其成敗係人之能否。而權變縱釋不在我者也。豈不殆哉。天命不已。故人生無窮。具耳目口鼻手足而成身。合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而成世。非有假於外而強成之也。是性然矣。聖人明於大倫。理於萬物。暢於四肢。達於天地。一以貫之。性外無物。物外無性是。故成己成物。無可無不可焉。釋氏絕物遁世。棲身沖寂。窺見天機。有不罷於物者。遂以此自大。謂萬物皆我心。物不覺悟而我覺悟。謂我獨高乎萬物。於是顛倒所用。莫知所止。反為有適有莫。不得道義之全。名為識心見性。然四達而實不能一貫。展轉淫遁。莫可致詰。世之君子信其幻語而惑之。孰即吾身世而察之乎。

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

萬物生於天。萬事宰於心。性天命也。命人心也。而氣經緯乎其間。萬變著見而不可掩。莫或使之非鬼神而何。

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夏秋冬之節。風雨

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瓛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暴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學進則所能日益。德進則所能日損。不已而天。則所能亡矣。

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民。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所以為聖也。

造車於室。而可通於天下之險易。鑄鑒於治。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獨何不觀乎此。而反求諸身乎。是以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陰陽

胡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三。自三而無窮矣。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

小道任術。先其得。後其利。智己而愚民者也。聖人由道而行。其施也博。其報也厚。其散也厲。其聚也多。貪慾不生。而天下通焉。夫婦之道。人醜之者。以淫慾為事也。聖人安之者。以保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為能守而勿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慾者。非陋庸人而何。

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天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謹告者。人

君觀是宜以自省也。仁義服於吾身，是非明於吾政。雖四海沸騰，三光淪沒，亦不足畏也。已若以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為生物之本，陋哉！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有萬化，此一之道也。所以為至也。

井法行而後智愚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貪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謀，無交易之侵謀，則無爭奪之獄訟，無爭奪之獄訟，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

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止已，求其大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道可述，不可作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三王述之，五霸作之，其功德可考矣。

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騁不反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知天命存於身者，淵源無窮，故施於民者，溥博無盡，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則於一事功可以盡聖人之蘊，不知則一事功而已矣。不足以言聖人也。莊周乃曰：聖人

之道。真以治身。其緒餘土宜以治天下。豈其然乎。

善為天下者。務寢兵。刑之大者耳。雖漢唐盛主。禮樂廢缺。法令專行。是兵常興而未嘗息也。紀綱如是。而欲有三代之文章。其可得乎。

有情無情。體同而用分。人以其耳目所學習。而不能超乎見聞之表。故昭體用以示之。則惑矣。惑則茫然。無所底止。而為釋氏所引。以心為宗。心生萬法。萬法皆心。自滅天命。固為己私。小惑難解。大礙方張。不窮理之過也。彼其誇大言辭。顛倒運用。自謂至極矣。然以聖人視之。可謂欲仁而未至。有智而未及者也。夫生於戎夷。亦聞世之英也。學之不正。遂為異端。小道惜哉。

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嘆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來也。聖人因其性而導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可欲。天下之公欲也。而可蔽之。使不見乎。天地之生生萬物。聖人之生生萬民。固其理也。老聃用其道。計其成。而不爭行之。是舜智尚術。求怙天下之權。以自私也。其去王事遠矣。

時之古今。道之古今也。

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大道廢。有仁義。老聃非知道者也。

胡子知言卷第二

宋 胡 宏撰

好惡

胡子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志仁則可大。依仁則可久。仲尼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謂盡心矣。天即孔子也。孔子即天也。釋氏無障礙。而所欲不能不踰矩。吾知其未見心之全也。猖狂妄行而已。

有其德。無其位。君子安之。有其位。無其功。君子恥之。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無位。小人之遊世也。以勢利。故患得患失。無所不為。

一噓吸足以察寒暑之變。一語默足以著行藏之妙。一往來足以究天地之理。自陋者不足與有言也。自小者不足與有為也。

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識。習然後能。然後能用。無不利。唯樂天者能之。

有之在己。知之在人。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能有者也。

水有源。故其流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氣有性。故其運不息。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歟。

有是心。則有知。無是心。則無知。巧言令色之人。一失其心於浮偽。未有能仁者也。

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

顛沛廢焉者乎。

富可以厚恩。貴可以廣德。是君子之所欲。有求之而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有求而不得者。命有定矣。信而不渝。然後能為君子。有為之為。出於智巧。血氣方剛。則智巧出焉。血氣既衰。則智巧窮矣。或知功之可利。而銳於立功。或知名之可利。而進以求名。或知正直之可利。而勉於正直。或知文詞之可利。而習於文詞。皆智巧之智也。上好恬退。則為恬退。以中其欲。上好剛勁。則為剛勁。以中其欲。上好溫厚。則為溫厚。以中其欲。上好勤恪。則為勤恪。以中其欲。上好文雅。則為文雅。以中其欲。皆智巧之巧也。年方剛。則血氣盛。得所欲。則血氣盛。壯邁往。失則血氣挫折。消懦而所為屈矣。無不可變之操也。無為之為。本於仁義。善不以名而為。功不以利而勸。通於造化。與天地相終始。苟不至德。則至道不凝焉。

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其遺言猶龍之蛻。猶虎之皮。用其文章。猶足動觀聽。況能充其蛻。復其皮。得其精神。以設施於天下。其撥亂興治。如反覆手足。不得其道。與天下之人角智力者。峨峨乎殆哉。

有聚而可見。謂之有者。知其有於目。故散而不可見者。謂之無。有實而可蹈。謂之有者。知其有於心。故妄而不可蹈者。謂之無。

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雖有猛士。莫之敢撓。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

知幾則物不能累而禍不能侵不累於物其知幾乎。

即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自觀我者而言事至而知起則我之仁可見矣事不至而知不起則我之仁不可見矣自我而言心與天地同流夫何間之。

處己有道則行艱難險厄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懣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往來

胡子曰或往或來天之所以為道也或語或默士之所以為仁也或進或退臣之所以事君也或擒或縱兵之所以為律也或弛或張王之所以化成于天下也。

釋氏以盡虛空沙界為吾身大則大矣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一塵刹幻化之物而不知敬焉是有間也有間者至不仁也與區區於一物之中沈惑而不知反者何以異。

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瀾欲猶水之波浪。

即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談真離物者釋氏之幻也。

釋氏見理而不窮理見性而不盡性故於一天之中分別幻華真實不能合一與道不相似也當爵祿而不輕行道德而不舍者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

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位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有善行而不仁者有矣。未有不仁而能擇乎善者也。

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性之質也。因質以致用。人之道也。人也者。天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萬物有有父子之親者焉。有有君臣之統者焉。有有報本反始之禮者焉。有有兄弟之序者焉。有有救災恤患之義者焉。有有夫婦之別者焉。至於知時御盜。如雞犬猶能有功於人。然謂之禽獸。而人不與為類。何也。以其不得其全。不可與為類也。夫人雖備萬物之性。然好惡有邪正。取舍有是非。或中於先。或否於後。或得於上。或失於下。故有不仁而入於夷狄禽獸之性者矣。惟聖人既生而知之。又學以審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德合天地。心統萬物。故與造化相參。而主斯道也。不然。各適其適。雜於夷狄禽獸。是異類而已。豈人之道也哉。是故君子必戒謹恐懼。以無失父母之性。自別於異類。期全而歸之。以成吾孝也。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而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故觀萬物之流形。其性則異。察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聖人執天之機。惇叙五典。庸秩五禮。順是者彰之以五服。逆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物。各得其所。此人之所以為天地也。

目之所可覩者。禽獸皆能視也。耳之所可聞者。禽獸皆能聽也。視而知其形。聽而知其聲。各以其類者。亦禽獸之所能也。視萬形。聽萬聲。而兼辨之者。則人而已。覩形色而知其性。聞聲音而

達其義通乎耳目之表。形器之外。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斯文。斯道不明。則中國冠帶之君。有時而為夷狄。楊朱墨翟之賢。而有禽獸之累。惟安於耳目形器。不知覺之過也。君子履安佚之地。當安佚之時。戒謹恐懼。不敢須臾怠者。以此。

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行驚眾駭俗之事。常少。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眾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

首萬物存天地。謂之正情。備萬物參天地。謂之正道。順秉彝窮物。則謂之正教。

道之明也。道之行也。或知之矣。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須臾離也。賢者之行。智者之見。常高於俗。而與俗立異。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見。常溺於俗。而與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不與俗異。不與俗同。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離也。參於天地。造化萬物。明如日月。行如四時。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

仲尼

胡子曰。仲尼之教。猶天地造化萬物。生日新。無一氣之不應。無一息之或已也。我於季路而見焉。或曰。何謂也。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質美矣。孔子曰。不忤不求。何用不臧。進之以仁也。季路終身誦之力。行乎仁矣。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至哉斯言。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顏回欲罷不能。未至文王純一不已之地。孔子所以惜之曰。未見其止也。止則與天為一。無以加矣。

氣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動而有差者。心未純也。告子不知心。而以義為外。無主於中而主於言。言有不勝則惑矣。而心有不動乎。北宮黝孟施舍。以氣為本。以果為行。一身之氣。有時而衰。而心有不動乎。曾子孟子之勇。原於心。在身為道。處物為義。氣與道義同流。融合於視聽言動之間。可謂盡性者矣。天性無不體者。心也。孰能參天地而不物。關百聖而不惑。亂九流而不繆。乘富貴而能約。遭貧賤而能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繫緝而不亂乎。

人皆有良心。故被之以桀紂之名。雖匹夫不受也。夫桀紂萬乘之君。而匹夫羞為之。何也。以身不親其奉。而知其行醜也。王公大人。一親其奉。喪其良心。處利勢之際。臨死生之節。貪冒苟免。行若犬豕者。皆是也。富貴而奉身者備。斬良心之利劍也。是故禹非飲食。卑宮室。孔子重簪之曰。吾無閒然矣。富貴一時之利。良心萬世之義。乘利勢行藝章。如雷之震。如風之動。聖人性之。君子樂之。不然。乃以一時之利。失萬世之義。自列於禽獸。富貧賤而為匹夫。不願王公之富貴也。

以理義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難。理義本諸身。威力假諸人者也。本諸身者。有性。假諸人者。有命。性可必而命不可必。性存則命立。而權度縱釋在我矣。是故善為國者。尊吾性而已。

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蕩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絕滅。則入於老莊之荒唐。

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殘身。富貴人之所大欲。貧賤人之所大惡。然因貧賤而修益者多。因富貴而不失於昏淫者寡。則富貴也有時而不若貧賤矣。

赤子不私其身。無智巧。無偏係。能守是心而勿失。然後謂之大丈夫。

惟仁者為能所執無非禮。所行無非義。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于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學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物之成。咸不逮古先矣。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修為者必有棄。然後能有所取。必有變。然後能有所成。

雖天子之貴。不仁不義。不能以尊其身。雖天下之大。不仁不義。不能以庇其身。況其下者乎。魚生於水。死於水。草木生於土。死於土。人生於道。死於道。天經也。飲食車馬衣裘宮室之用。道所以有濟生者。猶魚有蘋藻泥沙。草木有風雷雨露也。如使魚而離水。雖有蘋藻泥沙。則不能生矣。如使草木而離土。雖有風雷雨露。亦不能以生。今人也而離道。飲食雖豐。裘服雖鮮。車馬雖澤。宮室雖麗。其得而享諸。季世淫亂並興。爭奪相殺。殄滅人倫。至於善良被禍。姦惡相殘。天下翼然。皆失其所。則一人棄道。崇物之所致也。有國家者。戒之戒之。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